

袁 政 府 秘 史

陈逵九 著

第 一 章

卖朋友之新职业

卖朋友，卖朋友。我民国自三年以来，此种声浪忽纷腾于一般人之耳鼓，如流行时疫然。其始惟一隅一区，偶或有之。未几，传染遍各地，发现渐多，盖闻风兴起。寢寢乎视卖朋友为职业者，已不乏人。是何也？凡卖朋友者，实可称为特别优美之事业，既不须自措资本，而获利最厚，且价值大概有定，免种种烦难手续，但卖一二友，立致千万金。天下便宜，孰逾于此？在昔社会上，所谓人口买卖，惟卖儿女及卖奴婢妾妇为恒有之事，若卖朋友则罕闻。自前清末，革命党中有所谓汉奸者，稍稍开此种风气，然为社会所痛绝。革命党内部且例有常刑处分之。若汉奸一经发觉，几若不齿于人类，故卖朋友事仍不多见。

洎乎民国癸丑二次革命，赣、皖、宁、沪、湘、鄂及蜀之重庆等处，树旗独立，一时风起云涌，誓讨袁贼。乃未几失败，一般革命志士逃亡者不可胜数。而袁政府乃特创乱党名目，别于前清之革命党，其意非将爱国男儿一网打尽不止。于是序次甲乙，昭示榜案，毋滥毋遗，特悬各等赏格，一律通缉。自是国中交际社会上，平添多少大价值之人口买卖。而恶探遍布，诬罪栽赃，志士英豪为其摧残冤陷者不少。斯时以卖朋友为

业者，遂应乎时势之需要，而技俩翻新。

卖朋友者，自必有揽售之买主。此项买主，资本最富，但能购得头颅，虽重价弗吝。然其所谓大买主者谁欤？舍一代大恶魔之袁政府莫敢当。且此项买卖之牵合，最得力于掇客买卖成功时，其代价几尽归掇客，而卖主分毫弗得，不亦异乎？问此种掇客为谁，惟袁政府所遣派各地之侦探足当之。若夫卖主者，其自身并不愿卖也，然不能自主。苦遇其良友为侦探者，则往往设法卖之。卖主为谁？即袁政府所谓之乱党，而民国之革命志士是。

予言赘矣。予今将述一卖朋友之故事。民国二、三年，予客京师。四年，游上海。兹予书所述，即民国三年上海之事也。予在京师时，即闻外省来游燕都侨寓落拓无职业者，人数约有五六千，而其中特卖朋友为生计者，约居十分之一二。心窃异之，心为何朋友之多可卖也？及来上海，然后知彼恶探卖朋友者，其大利藪之发源乃在是。盖彼等于京沪间联为一气，沪上为其选购场，京师不过其交兑所也。自二次失败，所谓乱党，多数皆匿沪租界，而沪上特卖朋友为生活者，数且不减于京师，盖刺探此项买卖之掇客，常往来京沪间，通递秘密，百计诱动，期早卖一友，早获巨利。惟租界为政府逮捕权力所不及，故侦探于此，不知费几许心计矣。予友文君伯恺，述其友充侦探卖朋友一事，颇有情趣。予闻而详记未敢忘，今特叙录之，以供斯世言侦探爱情者，共参览焉。

有充袁政府之侦探以卖朋友为职志者，其人之姓字姑隐之，称以某甲。某甲者，为人僂薄佻达，无学识，绌生计习于浮夸，类纨子弟。籍隶湘赣间。至其被卖之友为蜀人，张姓，光复时奔走革命最有力之人物也。癸丑二次革命，蜀省重庆及川北等处，树抗旗响应赣、宁，张为蜀党渠魁之一。失败后，袁政府悬赏购线，捕之急。乃奔沪匿租界，寓海宁路和康里。张为人豪迈义侠，洒落不羁。急人之难，恒勇往视如己事。济困扶颠，根于天性。居沪无事，偶亦涉足花丛，缱绻流连，随手挥霍。尝以多情自命，而勾栏中人为其所感动者，往往至于泣下。其诚恳有如此！某甲者与张曩年邂逅于金陵，相识非一日。此次驻沪，恰又同居一弄，益相投契。渠对张自称同志，两次革命如何奔走运动，言之津津有味。张未遑察，颇悦纳之。

第二章

车中毒谋

英租界，北京路某里中，有三层楼屋。某日早间，日轮初出，晴光嫩煦，和风习习，吹拂入窗，凉爽宜人。楼中一人，年约四十馀，临窗独坐。目架淡蓝色托力克镜，手一卷，双睛荧荧对书注射，状态甚萧闲。俄而电铃铛铛响，其人释卷高呼：“阿祥，速出应门，有客至。”少选，僮肃客入，一翩翩少年也。体纤修，肤白皙，向主人匆匆一鞠躬，笑声即起曰：“数日不见，培荪先生想必大快乐，果何所消遣？”主人曰：“谢君，吾奚逮子快乐十分之一耶？”言已就坐，略话寒暄。二人交情厚密，不问可知。少年旋低其声曰：“有事启告，并将奉请鼎力襄助。”主人曰：“何事？”客曰：“侦探事耳。”主人曰：“嘻，吾子非充侦探职乎？何反垂询于我辈闲散人？”客曰：“先生勿客气。此次之货固非昔比，特别肥美，意我辈财运亨通乎。此次所欲为者盖首要也。务望赐教，事济时必有厚酬。”主人曰：“谁希冀君酬金者？然既承台命，当勉效力。”培荪者，某甲之好友也，其原籍不祥，姓名亦不一，或刘姓，时又姓周，近又称罗姓，名则随人而易。某甲但呼以培荪先生云。某甲虽充侦探，实则于侦探学术毫无所得，且少经验。自奉袁政府某要人秘令，到沪办侦探案，久无成功，急欲奋勇以图劳绩，非勤求助手不可。以是识培荪，深悉其曾游日本及美洲七八年，具有侦探学识，返国三四年，经验颇多。其为人最诡秘，能化装作各色人，或乞丐、或富翁、或妇女、或少年，凭意所造，维妙维肖。惟心迹险狠，趋利忘义，道德上由来弗措意也。表面经营商业，为一资本家，实则尝充私家侦探，又暗中时与政界通消息。至其侦探技能，诚属庸中佼佼，尝谓：“近年以乱党故，中国人充侦探者甚夥，然大率皆门外汉瞎碰而已。”既与某甲相友好，且尝利用之。今某甲急欲卖其友张某，而无从下手，特竭诚造谒，求指方针。培荪曰：“是奚难哉！但诱给之，即足济事，如瓮中捉鳖耳。”因问曰：“渠何嗜好？”某甲曰：“尚未深悉，惟□孽物是其酷好者也。”曰：“然则易为耳。”因附耳低语良久，然后某甲兴辞历梯而逝。

危楼杰阁，暮霭冥濛，海上繁华，如烟如雾。维时六街三市，游人渐多。英界四马路某番菜馆中，有三人共饮，一南向坐，躯格昂藏，气概磅礴，颊边有微髭，望而知为江湖豪士；一西向坐，身披西装，须眉浓厚，口衔雪茄，两眼露白睛频频上视，大类硕腹贾；一东向坐，齿牙伶俐，举动轻灵纤佻瘦弱，分明为时髦之少年。三人盖即张某及培荪某甲也。是日筵席为某甲特备以宴张，而请培荪作陪客也者。二人殷勤劝进，继以拇战，交替为张奉觞。张即不辞，如长鲸吸川，臣觥到口辄尽。然拇战常负，饮太多，至十锺顷，自觉酩酊眩晕矣。肴饌且尽，相与言归。培荪起，辞谢，临行与某甲耳语良久，先去。某甲乃呼人力车，应声而至者二部，若预备然。于是某甲搀扶张下楼，偏斜倾欹，醉状难描。左之右之，久乃得上车稳坐。张车先行，某甲车后随。张车行至途中偶然停止，车夫则回身向车上坐凳旁以手搀纳，若摸索者，歉然致词曰：“先生，予因香烟盒及洋火匣在怀中累塞，恐坠落，故置于车内较稳妥，不碍先生坐，幸勿惊动。”张醉若痴迷，变弗应。车夫语毕，仍掉身拉挽而行，已过海宁路张尚未觉，更前行至火车站旁，行将逾租界入中国境，张忽若脑震，惊醒，瞠目辨认，狂呼曰：“咄！止止，行过矣！”车夫乃若聋，力行迈进。张呼既不应，大发怒，挺身起立欲跃下车，殊后衣襟角，若被物箝压甚紧，力争不得脱，而车支行愈疾，似欲急越租界者。张窘极，衣被绊，身微俯，仓卒间回顾座旁有洋伞，盖赴宴时因微雨携去者也。以手持其颠，而以末柄奋击车夫头，醉后力猛，车夫痛晕释手，车乃停。张以双手力拔后衣，力过大，划然一声，衣裂一角，遂得脱，趁势飞腾下车，立地不稳，瞑眩几踣，左右摇曳乃得定踵。瞥眼间，恍惚见数十步外一人影，欻然而逝，前望中国界，离己所立处不过数十步耳。有中国巡警数人，对面遥立，凝望租界内，不解何故，心甚诧。而车夫犹抱头呈叫弗休。不之顾，更挥以老拳，掉头反身，踉跄归去。车中之恶作剧者，盖即培荪教某甲为之。特雇铁工于车坐侧，附加铁条，条上加螺旋钉，使能箝压，更贿嘱车夫，乘张醉迷坐定后，即藉故牵其衣入箝口，而转螺旋使紧，不啻束缚于车中，而疾拉出租界俾巡警直接逮捕，则酒肴一席便可博数千元赏金。为计良得，殊知张酒量实宏，虽醉而不甚沉迷。可怪者，恰当紧要时间，豁然惊醒，若有神助。然而裂衣得脱，亦侥幸矣。张既归海宁路，甫入寓室，坐须臾，某甲即至。张一见，即历历告以所遇。某甲忸怩曰：“异哉。我固怪君车在前，然我已抵弄，视君室何以犹未开。”张厉声怪詈曰：“何物车夫，胆大狂奴！恨不杀却。”某甲曰：“是或者车将敝，坐间铁钉绽出，撩人衣襟。想车夫何敢恶作剧？”时张醉甚，但诧异，亦未深究而罢。

次日，某甲走谒培荪，欲告以故。培荪先发叹声曰：“唉，便宜若人矣，空劳我种种计划部署也。”某甲曰：“先生何谓？”培荪曰：“子来非欲告我以事未成乎？吾早知之矣。昨夜吾尾之行，匿伺路旁屋下，离华界不远，见彼忽跳脱。吾一人力薄，且无捕人权，遂疾趋过中国界，欲招警兵径过租界，迅速强拉之去。殊吾约警兵来时，彼已反身

去，而不做美之印捕，又适遄至，因是失败。虽然，若人终必入我彀。姑缓，好为之。吾子勉焉，困难时幸告，我当竭力助君也。”

第三章

美人计之开幕

车上安排，既失败矣，而某甲日寻思得张而甘心，以达其卖朋友攫巨金之目的。久之，窥张所好在女色，乃变易手腕，以美人作饵诱焉。先是某甲在沪于嫖界颇有阅历，偷香窃玉手段久习而渐工，因得姘识一女子，某商人新寡妻也，名曰阿娟，年才廿二，袅娜丰姿，冶丽颜色。幼曾肄业某女校，颇通书史，谳函札。慈婉明秀，绝不类暗弱无知之俗女子。某甲百计诱通，虽臭味差池，而情好固称亲昵。自姘识后，马车汽车也、茶楼酒楼也、戏园公园也，盖不少一对野鸳鸯之踪迹，出没隐现于其间矣。且幽期密约，时或相与奔会于指定之安乐窝，双宿双飞，领略欢娱滋味。而某甲对于张，尝自夸炫其艳福如何，张涎美之。

风日晴燠，节候清和。时当初夏，沪滨游趣正多，车水马龙，络绎于戏园门外。时有首戴西式草帽，口衔雪茄之二男子，乘坐马车直至三马路大舞台前下车入门，上楼共坐特别厢，状态若甚暇逸者。一则某甲，其一即张某也。丝竹嗽曹，缓歌漫舞。聆音审节，正在采烈兴高，忽来一女子，容华出世，翩跹款弄，旋即坐于张坐之次，甚相接近。张惊睹粲者，魂意为动，渐与语。彼美自言名梨云，王姓，南京人。张与共谈，豪情胜概，流露词气间。彼此倾吐肝膈，至为款洽。虽匆匆谈顷，而梨云一寸芳心，甚佩服张之为入，以谓世上好男儿莫过是。其实张并非卫玠一流人，容貌不足动彼美也。其时某甲在侧，亦略诘彼美姓字、里居，而情殊谈漠，迥不若张与梨云，一见即如故也者。噫，异哉！所谓梨云，实即阿娟。盖某甲预约其在此观剧，教之变易姓名，而又先邀张同来，使与之觐面也。某甲之表面淡漠者，良以此故。然梨云良家好女子，天性本仁慈，且胸怀智珠，对于张之慷慨诚坦，油然起钦慕心。张则仍行其爱美人之素而已。观剧终，询得梨云里居，殷勤告别而去。

自来号称美人之女子，均有束缚男子之能力，虽拔山扛鼎之英雄，亦不易摆脱。何况多情如张，且为某甲特设美人计，运用手段以为陷阱者，欲不墮落术中奚可得？翌

日，张往访阿娟于东新桥堍某里。盖阿娟此时寄居姨母家，在此处也。越日，阿娟亦来张寓所谢步，畅论心曲。张固恋爱阿娟，而礼仪拘束，未尝稍涉狎昵，然两心固相印矣。某甲乃乘此时尝佯作妒张状，又屡赞阿娟如何美丽，且曰：“张兄之艳福行将享受。彼美人兮，吾窥彼甚属意于君，君勿疏忽，得下手即下手，否则薄幸郎君难逃美人之谴责也。”张颔之。

某甲自大舞台观剧，阿娟与张接洽后，窃窃喜得计，一面张布网罗，专候成熟。而阿娟者，此时尚且不知某甲阴谋，即前日观剧之一番对付，不过听从某甲指授，未遑究内幕如何也。又数日，阿娟不能耐，穷诘所以然。某甲乃具告之，谓卿能担任干成此事，利禄可立致，一生吃着不尽。我意爱卿万无不赞成者。语竟，注视阿娟，不稍眴，立候回答。殊不料阿娟闻之，若骤惊失魂魄，默不语。久之，频摇首。某甲乃以种种甘言强聒之，至于屈膝要求。阿娟乃竟泪承睫，靡靡堕，仍默然。某甲则必守候美人一诺，阿娟不堪缠扰，徐徐曰：“容我熟思，限一日夜答复可也。”不欢而散。

第四章

美人不得已之苦衷

阿娟承某甲委托以美人计，既自限一日夜之熟思而后答复也。及次夜，某甲特向阿娟询可否。阿娟至是泫然曰：“嗟乎！依不得已许君矣。”读者诸君亦知阿娟奚为改操而作是言乎？盖阿娟新寡，翁姑不甚爱惜，且伯叔骄慢，把持家用。阿娟凡有所需，举不得自由。半年前，老爷病歿未葬，慈母多病，弱弟弃学经商，家计日绌，以此进退维谷。至若某甲虽相爱好，然无恒产、无技能，其充侦探也，日久迄无成功，以是阮囊羞涩，犹是天涯沦落人。阿娟早知其非将伯可呼者矣，然而今乃骤欲假借自身，以计陷其最佩服倾慕之人，无怪其中心忐忑，拒绝不从也。乃某甲以便佞口给，委婉善说，诱以利禄。阿娟一弱女子，即悲夫死，又痛父丧，正自感叹薄命红颜，百无聊赖，因渐启其得资葬父之念。况乎某甲承培植指教，而捏饰虚词，言之成理，居然动听，阿娟安得不为其所愚？故不觉泣数行下，而终许某甲以成功。此固阿娟不得已之苦衷也，庸讵知其中之误解实大矣。

某甲得美人承诺，如奉优诏，狂喜雀跃，当夜出门，安排一切。一面促阿娟旦日成功，更附耳密语良久，授以如此如此进行方针。阿娟一一颔之。

第五章

一刹那间之摄影

美人计既开幕矣，某甲更往访培荪，与之计议曰：“今诸事已妥，惟彼人之像片未得，无以为政府征信。宜用何法致之？”培荪沉吟片刻，乃口讲指画，谓某甲曰：必如此如彼。因各分道布置一切。翌日，某甲特约张某出游张园。张欣然诺。是日，天气晴爽，游兴颇佳。即至，相与盘桓俯仰于安垞第等处，饮茗畅谈。久之，复同游览园内各处风景，曲径纡回，往复贯达。行经茂林丰草间，某甲行前，张某后随，至一处转角去，某甲忽作惊喜状，招手曰：“张兄速来观此，大有趣。”张急踵至，则见一树，粗枝撑出，枝上有健儿，年约十四五，两足倒挂枝上，首及两手下垂。忽又仰翻钩跌，矫捷变换，巧妙离奇，呈种种异技，如舞台上之武生卖弄身手者然。张与某甲睹此特技，视线钉注，不稍转瞬，大为赞赏。无何，健儿翻舞既倦，耸身跃下，掉臂竟去。其地僻静，树木丛绕，维时游人经此者少，惟某甲与张某适过此，得饱眼福。噫异哉！何其巧遇若此耶？健儿者，盖培荪与某甲预为安排在此，藉此使张某注观树间，而树木丛密，择诸树之隙间安置最精捷之摄影镜具，培荪隐身树后，镜头微出树外，又巧置简单机振，手法异常灵活。一刹那顷，遂将张之影像，摄照而去，而张不知也。培荪夙优于摄影术，故措之裕如。时其甲与张所立地距离稍远，故某甲像不致摄入镜片也。倦游既归，某甲俟培荪将像印出，遂携呈上海镇守使署备案云。

第六章

英雄入网

张某者，一磊落奇男子也，生平亦好冶游，游必有注意之美人。印入脑海，晷刻不忘。今乃得遇阿娟，视寻常美人尤高一等，既爱其貌美，复喜其识书史大义，晓家国时机，谈吐风雅，无些子俗态。由是暇辄走谒之，不则折柬邀之，频频往来。而阿娟自允许某甲以成功，更受密计以后，其对张也稍稍变敬为媚，藉爱为钩，眉目间自有无线电传情，所谓色授魂与，非个中人不能探讨也。忽忽历一来复，两心相印，尔我忘形。此时之阿娟仿佛浑身皆粘液，全体有吸力。彼磊落男儿如张某，但经阿娟一指挥，立可粘之使来、吸之使起也。一日拂晓，阿娟便来敲门，促张起曰：“今日晴爽，风景大佳。妾将归宁慈母，欲偕郎行。郎犹不知妾母家在法租界嵩山路转南某里内，宅后毗连旷地，空气清鲜。且楼有琴、楹有书、瓮有酒，雅可盘桓。曩未邀郎去者，小有障碍故也。今不虞障碍矣。盍往陪家母清谈，而伪为妾新从之教国文经史学之受业师也者？家母雅喜谈历史故事，酒酣耳热津津有味。以郎之豪气英风，家母当喜妾能得良师，郎藉此勾留母家，静暇不扰。妾得间来侍起居，胜于此间寓所喧嚣纷忙之俗应酬多多矣。我所爱之张郎，其必许我同往者。”张曰：“谢谢我所爱，敢不敬从命？”阿娟笑靥生春，俯首徐徐拈带，秋波斜睨，两道放射光线，直注张面不稍转动，迷力甚强，径将张两目光线相对吸起，粘合四线而为二线。其时张心中之惬意，为毕生第一次。

早膳后，盥漱毕，朝曦入窗，辉映野马。俯眺窗前绿树，忽见头白乌二三翼，耸立枝头，仰首向楼窗呀呀噪叫，音凄楚如嘶破，哀鸣不已。亦不惊飞，若预报凶机者。张凭栏痴心，心旌忐忑摇晃，忽肩上猛力一拍，骤惊回首，则阿娟笑盈盈立于前，曰：“时弗早矣，胡但呆立出神耶？”于是张趑趄行，下楼出门，呼马车至阶畔，张乃携阿娟手，共登车入坐。须臾，鞭丝一扬，马蹄得得，车遂发，南向迤邐行。过洋泾桥，掠法界公馆马路，更南经老北门街，将及九亩地。张遥见中国巡警岗位，忽心动色变，正欲向阿娟致诘路线所经及母家距离远近，俾令车夫改道。而阿娟已若会意，即曰：“不远

不远，行且至矣。”张曰：“何故行近中国地？”阿娟曰：“车夫惯贪捷路，故斜插过九亩地。然不数步即当是法界打铁浜矣。疾驰而过，仅此一隅最短径耳，当不至发生意外事。况警士等岂其素识君者耶？何必戚戚若是。”言未毕，车仍从容驶去。甫至九亩地，蓦地横道出警察多人，拦截车前，抗声曰：“候君多时，请同至镇守使署议话。”张知有异，但曰：“候我耶？我果何事须至镇守使署？”有一警吏即出一照片示之曰：“请观此自知。我等知君今日必过此，奉令候驾，不容不共去者。”张见照片即己像，旁注姓名及通缉某某号数，乃知被卖，即亦不赖，慷慨自认。斯时阿娟颜色惨沮，噤不能出词。张则携阿娟手一跃下车拱手曰：“爱卿珍重，吾去矣。”阿娟乃推胸顿足，歔歔曰：“咄咄怪事！依误君矣。”呆立路旁，瞠目结舌，无可解免，分明见张偕警吏去，阵阵心酸，潸潸泪落，久之独自寻径归。张于是入镇守使署候讯，盖自是张之命运近末路矣，然犹不知卖己者为何人。

第七章

囹圄中之一纸书

革命失机，英雄入网。同是国民，况属豪俊，何甘犯罪？岂不爱身？徒以宗旨不同，政派不合，虽持正义，不敌恶魔，致罹不赦。凡有心人无不同声嗟悼。盖自张入使署后，越日即喧传已在狱中矣。锢室凄凉，铁窗黯淡，楚囚独处，慰情何人？张之无聊，盖可想见。一日晨起，狱吏忽以一露封书信交入。张抽笺视之，字格簪花，分明出自女手，惊喜异常。书词曰：

某某先生阁下：妾心碎矣，妾肠断矣。将欲言，似不可得言；将欲不言，又似不可不言。所得贡言于先生之前者，今仅如此，嗟乎！妾坐视先生陷困缘继而不能救，妾咎大矣。妾自亲炙光仪，就聆雅教，深知先生之心，而先生不能知妾心也。此次事变，中间有多少离奇曲折，断非笔楮所能言。勉强言之，妾实为匪人所陷，因之使先生罹于此厄也。嘉会未终，良缘中断，缺憾何如？噫嘻！不可说，不可说！然而妾天良未泯，况先生为我钦敬怜惜之人乎？先生之被陷，妾本不深知，然妾固难辞咎所为。数日来，五内摧崩，魂梦不宁，眠食俱废，懊悔如丧者，良以此故也。虽然惟望先生善自保重，吉人天相，不难超脱幽羁，行将有释出之希望。月缺重圆，后会自有期也。心绪恶劣，拉杂书此。事情复杂险怪，语多不可明著，诸希善会意可也。此候伟安。梨云敛衽拜言。

张读毕，复视封面，因悟凡狱中函件，例必经狱官检查后方得递入，故梨云直以露封来也。更读一遍，慨然曰：“异哉！此美人又何必假惺惺。此事明明为美人计，彼明明玩弄我于股掌，今乃饰词曰：不深知，不可说耶。”初张之入狱也，静思颠末，恍然于阿娟之陷害。谓彼美人心者，虽蛇蝎虎狼不足喻其阴险凶毒，窃叹古谚有云：最毒妇

心。良然。今忽读来书，故触发如是语言。言时，目眦尽裂，头发上指，其愤恨为何如。久之，反复细绎旧爱故欢，一一涌上心头，追怀往事，切想伊人，更读其书词有“中间有多少离奇曲折，非笔楮所能言”云云，渐平其气，柔其心，为之曲谅，愀然曰：“是矣，容或有之。”盖张意又以为阿娟固爱己，彼实约我同赴母家，不过匪人窥伺，探知是日将同至打铁滨，特贿令车夫，斜拉过中国界以为陷害。而阿娟本不知。迨事后追究，而匪人乃始出现吐实，更藉他故挟制之购买之，禁其声张。此殆所谓离奇曲折者乎，亦未可知也。自是恨阿娟之心又顿灭，将回复其原有爱情，不过未甚释然耳。因走笔作数语答复之。曰：

梨云爱卿鉴：囹圄余生，忽接惠示，惊喜过望。仆如蜡自煎，如蚕自缚，命也如此，夫复何尤？承荷矜怜，重为宽慰，然芳心婉转中若有无限委曲难明者，果何耶？幸谢爱卿，自今惟望不忘前好，精魂相能，感甚，幸甚，他尚何望焉？临颖呜咽，不知所云，此复。

第八章

快活乎痛心乎

阿娟得张复书，如痴如醉，欲喜不得，欲悲不能，持此短笺，反复玩味。欹坐藤椅上静默不动，似怒似恐，又似忧似惧，思潮起落，意态凄凉。因而面色忽黯淡、忽光辉，口中则时或长吁短叹而已。其表面似乎凝神聚念，而其心腹中曲曲回肠，不知几千万转折，盖将寸寸断矣。兀坐移时，初不觉自朝向午，日影将斜，犹复悄然块坐，不食不眠，嗒然若丧。久之，亦觉甚无聊赖，正欲起立出户，帘钩忽动，一人直入，则某甲是。笑容可掬，谓阿娟曰：“爱卿乎，我辈今快活矣。镇守使署嘉我侦获党人，有殊勋，电告中央政府，已得复电于原定赏格五千元外，加奖给三百元，不出一礼拜，便可颁发全数。卿闻之能不大喜？”阿娟曰：“咄！止汝言，勿哓哓不休。再言，吾血脉管皆裂矣。此事虽云成功，然当时我即自谓与我之良心忤背，非万不得已，亦不致稍宽假。吾姑暂忍为之，乃事后竟震荡心脑，全体神经为之不宁。金钱虽多，不足镇我五中。汝且去，勿相扰，让吾闭门静思吾过可也。”言毕，面色沉厉，转身向壁，静悄无声。某甲尚欲强加劝慰，卒不敢多言，坐片刻自去。

第九章

狱中之情话

某日将近午，狱中之张某正枯坐，忽狱卒报有女子来探望，已得狱吏许可，行即入内。张仓皇起，狱卒率之至会客室。须臾，三四狱卒、二狱吏，前后拥挟一女子入。张一见即曰：“梨娘何多情至此？”狱吏指令就坐，坐位不相接近，大约两人谈话可以共闻为远度。两狱吏环坐，一携笔楮，记所谈话。阿娟初见张，目眦荧荧闪动，泪汪汪欲注，不发言，张问亦不答。徐徐曰：“特来看君。”张曰：“承过爱，惟昨读卿书词，今观卿颜色，均似重有忧者，何也？”阿娟闻之，首举唇动，似急欲言，而又嗟叹再三，喉音哽咽，目睛旋转，仓卒不能出声。徐徐曰：“妾心中无限事，欲诉与君，奈何见君反诉不出。腹中之盘纡委曲，不知当若何始能和盘托出。头绪纷乱，方寸失主，从何说起？然则恐不能伸吐矣。”数语毕，又哽哽欲泣。张婉慰之，狱吏亦频促曰：“限时无多，有话须速吐，时至，不容宽假也。”阿娟乃曰：“张君亦知我并非梨云其名，实名阿娟乎？”张曰：“不知也，是奚故？”阿娟曰：“其故至难言，我若尽情吐露，又似有所忌，然若不告君，恐五内郁闷，将不至腹裂肠断不止。君亦知入狱原由乎？非他，即由君之好友而来也。”张曰：“有是哉？”言时，目眦频频动，睛珠上视，若想忆所谓好友果为谁者。阿娟曰：“君欲知其人，盖即与君密迹周旋者。君但思某月日，同听戏曲之人是矣。嗟乎，妾亦为渠所卖！天下最冤苦莫过于此。”阿娟言时，旁瞩狱吏，似有顾忌，词莫敢毕，正色而言曰：“妾今所能言者，如是而已，安能如曩昔畅谈心曲乎？”张曰：“唯唯。”阿娟因问张狱中眠食起居亦舒适否？眠何床榻食何肴佐？盥漱服用是何器具？张具答。则曰：“某物不良，某物不备，吾国监狱至今犹不改良，是乌可耐。妾又恨不能常来问候，明日当遣人赍送食物来，请察收。更有不备时，君勿客气，作束条来妾处取可也。”语至此，絮絮不休。狱吏从旁怒嗔，若大不耐烦，曰：“只有四五分钟矣。”阿娟亦觉悟，欲速毕其词，忽又曰：“几忘却。君酒量大佳，此中苦闷，有此物解忧否？”张曰：“不可得。”阿娟为嗟叹再四，因曰：“我当设法致送杯中物，俾君有以消

遣。”又温慰之曰：“君豪情侠气，钦佩至深，他日妾所仰望于君者正不少。此时暂作美里文王，冤屈之至。然吉人天相，不久必脱深系，可为预卜。况闻君犯状为公罪，又非首要，姑稍安，勿戚戚。后会匪遥，何当把美酒，重与细论文耶？”张闻之，作惊诧声曰：“何哉？卿所谓后会者。”何娟曰：“是也，妾当竭力为君谋解脱，尚何难之有。”张曰：“是不啻吃语。嗟乎！爱卿，后会当约以来生，否则梦中可耳。”阿娟聆之陡变色，正欲声问，而狱吏忽引吭呼曰：“时限已满，速归去休！”言毕，起立，以手作势促之行。张即起，阿娟犹濡滞未动，从容言曰：“唉，张郎，胡为出是不祥言？”词未毕，狱吏强促之起，不得已起立。狱吏即前行，阿娟更不能忍默矣，仓皇曰：“张郎何为出是不祥言，须速告我。”时张已走出厅事，立阶前，乃遥谓曰：“嗟乎爱卿！男儿死耳。吾铮铮好汉，宁肯湏忍畏蒺藜以求活耶？努力各自爱，行矣，毋多言。”遂下阶掉头径去。阿娟竟不得闻其故，脑海如受凶猛打击，心房萎缩，血液欲凝，立刻麻木僵痴，四肢不能举动，瞠目直视，张口喘吁。狱吏睹状，知受刺激过剧，只好以温语慰之曰：“姑娘，请速归。张先生已入内，纵呆立，仍无益，不如归去好筹思，自易为也。”数分钟后，阿娟神经渐次运动，乃缓缓回复知觉。俯仰歉歉，然后垂头丧气，随狱吏出，上舆遄返。

第十章

谋救英雄出网罗

阿娟者，慈婉多情，诚恳忠信，一天真烂漫女子也。其对于张，始由敬慕，继相亲爱，盖以张豪侠性成，肝胆暴露。视某甲之轻浮浪逐，虞诈环攻，动辄二三其德者。自阿娟目中辨别之，优劣早判矣。且张又富资财挥霍不吝，与阿娟交仅一月，所助资已十倍于某甲。然则后日之属望，在此不在彼，芳心早牢缚于张之身矣。故此番探狱情话，乃有“他日妾所仰望于君者正不少”之言也。至于美人设计，一由某甲之迫胁；一由其中尚有误解，欲姑为之，以博取多金，固非阿娟本心所愿为也。是日，自探狱归，闷坐苦思。张郎胡为出是言，岂因愤懑故，持厌世主义耶？冥悄思索，正自无聊，蓦地闯入一人，则某甲也。某甲寻常每日必至，时或高兴，便约阿娟同出游玩。近因见阿娟心绪不宁，尝默讷若痴，甚不乐与己周旋，遂自惭畏，如不易近美人。而某甲近亦多诡秘行径，碌碌鲜暇，以是迹稍疏。阿娟见其入室，略一酬应，花容惨淡，柳腰嫩缓，颓然落坐藤椅中，槁木死灰，若甚深长思者。某甲曰：“爱卿何故久不释怀？我固知卿心事。其实张某非与卿有若何关系之人，奚必如此沾恋？我二人情好，匪伊朝夕。今卿对彼如此钟情，置我于何地？得不虑我之醋风波耶？我昔介绍卿于彼者，不过以情爱为饵诱，卿所稔知。今若此，将毋弄假成真，亦大笑话矣。爱卿乎，孰亲孰疏，幸勿倒置。”某甲滔滔醋语，阿娟闻之，恚甚，不待其词毕，遂曰：“若休管我事。若即谓我变易常态，亦听便。凡人情爱，各有自由权，若之不能夺我交情，亦犹我之不能挠若密计。至我对张，出于敬慕至诚，若又安见我如何沾恋耶？”某甲曰：“卿犹欲辩护，谅我毫不知耶？卿不自知，凡人头上皆有神灵，随时随地，伺察至严，每夜，神必告我以卿如何举动。”阿娟曰：“谁喜听汝无价值之言。”某甲曰：“否否！是实有价值。卿与张某往来相通诸情事，莫不为我所侦得，盖皆仗神力也。”阿娟曰：“于何证实？”某甲遂探怀出二纸，授阿娟折视之，系钞稿，一为阿娟致张某书；一为张复书。阿娟阅之，略现诧异色，徐徐微点首曰：“是乌足奇？实则此二函，亦非不可共见者。噫嘻，依几忘却矣，